



一句承諾，一生守護

僧醫會董事慧觀法師



採訪撰文／喬瓊恩
圖／釋慧觀提供

俗名陳阿教的慧觀法師，民國四十年出生於桃園靠海邊的小村落……某天，有一軍隊搬遷至小村落，就在他住家附近。於是，常有阿兵哥前來，希望討點水洗澡等，家中大人基於自家小孩將來也會當兵，自然也盼著有人能就近照顧的同理心，對這些阿兵哥有求必應。後來，軍營移防或退伍的阿兵哥仍不時會到家裡作客，成為永久的朋友。

上小學後，爺爺奶奶都要慧觀法師翻譯待客，他說：「這也是為何我能忝為師父隨堂翻譯的原因，因為自幼聽慣外省鄉音。初中、高中、大學，又遇到很多外省老師、同學和他們的父母。」

出家，懺悔與報恩

年輕時對自己的名字頗覺俗氣的慧觀法師，在偶然看了一本《阿彌陀經》註解後，才理解曾經一直想換掉的「阿」字，竟是一切教法之本。學佛同學還因此說，原來你的名字是「陳述阿彌陀佛的教法」，讓他慶幸沒有改成。出家後，大家發現師父智諭老和尚毛筆字寫得很好，紛紛請賜墨寶。慧觀法師得到的一幅，寫著：性本觀自在，心是阿彌陀。

從小，聽村中長輩說：「男生讀書，

只要當兵會寫信回來就好。女生讀書，只要會搭公車就好。」而他小學一年級就會帶奶奶搭公車，奶奶好歡喜。

因為會讀書，成為村子裡少有的高材生。升高中時，父親事業失敗，說：「你和妹妹，我只能供一人讀。」妹妹立刻說：「讓姊姊讀！我去找工作。」慧觀法師懺悔，當年自己竟然虛榮地回答：「好！」

高中時，慧觀法師因貧窮，曾接受一位同學家人好意，在他們家生活兩年。「同學家人非常照顧我。同學母親去榮總看門診，覺得護士小姐親切熱心，希望有女兒念護理。為滿母親的願，我們一起填寫護理系。」放榜時，同學考上高雄醫學院，慧觀法師考上台大。同學母親開心極了，說：「我有兩個女兒讀護理！」

大學時，慧觀法師參加晨曦社，開始接觸佛法……「隨著年齡增長，我必須面臨抉擇，幾番深思，決定出家。家人不捨，把我關在樓上。」當時心意已決的他，竟選擇跳樓離家，然後出家，為年輕的生命寫下嶄新的一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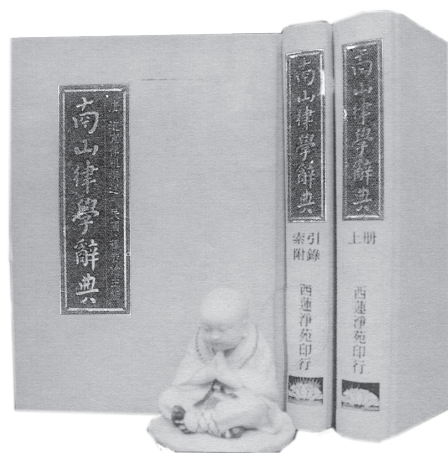
慧觀法師輕聲解釋：「這件事，我當時處理得很不妥當。幸好佛菩薩保

佑，家人後來都皈依三寶。所以，我都規勸想出家的人，一定要私下好好和父母談，因為父母終究是疼愛兒女的，一定能如願；切勿激烈行事，以免造成遺憾。」

回首來時路，慧觀法師深自懺悔：「從小做了不少錯事，竟還當模範生！大家對我這麼好，即使家貧，我也沒吃到苦，反而能取得高學歷，真是非常感恩。」慧觀法師表示，出家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律較不容易犯錯，而懺悔與報恩就是他選擇出家的原因。

編輯律學辭典，魔障與病苦

民國七十年出家時，慧觀法師向剃度師父智論老和尚說，要效法弘一大師「過午不食」。他終生堅守此誓言。



■ 慧觀和慧明法師受命編輯南山律學辭典，耗時八年完成。



■ 二〇〇〇年參加杭州「弘一大師、豐子愷研究中心」舉辦之第一屆「弘一大師研究國際學術會議」，安排禮拜「弘一大師之塔」。合影者，左起：李汶娟、慧明法師、續慧法師、慧觀法師、李莉娟（汶娟、莉娟為弘一大師俗家孫女）。

每日寅時初即起作早課，開始忙碌的一天。他每日按表操課，充實精進。到了民國七十六年七月，年輕沙彌尼慧明法師因試講「沙彌十戒」，讓他被智諭老和尚囑咐，說：「慧明不錯，你以後好好教他，教他戒律……」

「我聽師父這麼說，想著我們年齡相差十九歲，應該沒問題吧！就答應了。開始時對他管教非常嚴格。」一段日子後，慧明法師對他說：「你用三十多歲的標準，帶一個十幾歲的小孩，可以嗎？」說完，還一溜煙地跑掉。這讓慧觀法師有所警醒，再也不嚴格管束他。只是有時還是忍不住念他，有一次，慧明法師說：「你念佛啊，不要念我啊！」又是一記警鐘。

「對啊，我是來這兒念佛的！我念他作什麼？」自此，慧觀法師開始警惕自己，默默守護著這個精靈小師弟。

慧觀、慧明法師兩人身體出狀況，始於受命編輯南山律學辭典……

原來，慧明法師喜歡夜闌人靜時工作，但因過午不食，實在無法撐到半

又，讀弘一大師傳記時，看到大師「不疾言厲色」，也時時自我期許。

慧觀法師敘述，有位法師跟他說：「以後多寫少講，你寫的比你講的好一百倍！」一位師兄弟知道了，問：「他是褒你，還是貶你？」他毫不考慮說：「褒我！」師兄弟說：「只有你才這樣想！」可見慧觀法師的正向思維。他真覺得自己該「多寫少講」，也往這裡努力。

夜。年輕的慧明法師每次都希望做到一個段落再休息，但段落哪裡是說到就到？再加上他一想到什麼就起身開燈記下來，使得慧觀法師每每就寢了，還要起身到他房間勒令關燈睡覺。後來，慧明法師索性在被子裡用手電筒當照明。長此以往，身體受不住，清晨自然也很難爬起來作早課……

編輯辭典的大工程耗時八年，「那段期間業障、魔障層出不窮，有如驚濤駭浪……」兩人的身體都起了警訊。尤其慧明法師，後來因早課請假，不敢用早齋；中午僅一餐，也不敢吃太多；又每天熬夜。以致身體拖垮，病得非常嚴重……

慧觀法師形容，那是一段身心俱創的編輯歲月，每天過著苦難的日子。「有一次，實在撐不下去了，我先拜佛，懇求佛菩薩後，趁師父侍者不在身旁時，跑去要向師父請辭。豈知我才叫了一聲：

『師父！』師父竟頭也不回地說：『我們戒律的書編出來，不要說消所有的業障，消很大的業障！』」慧觀法師慚愧，說聲

■ 二〇〇一年，參加僧醫會等單位舉辦之「觀老病苦 渡生死海——生命與生活國際研討會」，與慧明法師及僧醫會同仁合影。

「好！」立即轉身退出，在佛菩薩像前發願：不惜身命，完成編輯。

不捨，卻只能默默護持

慧明法師在病到九死一生時，因半夜不敢打擾慧觀法師，只能祈求佛菩薩並立願，病若能好轉，將照顧其他病老苦的出家眾。當夜的祈求果真應驗了，天亮時慧明法師身體好轉，這就是日後僧醫會誕生的起因。

當時年輕的慧明法師向師父提「要籌組基金會」時，師父大罵並說：「這是長老和大和尚們要做的事……」慧明法師跪在地上聽訓，慧觀法師也陪跪。師父的鄉音重，有一位師兄弟竟在旁加以翻譯，慧觀法師忍不住對他說：「師父罵人的話，不用翻譯。」

罵歸罵，慧明法師終究還是竭力促成了僧醫會的誕生；後來，在推展會



務屢遭困境時，便嘆息道：「我終於瞭解師父罵我的原因，他早知道這事有多難辦，他不捨我啊！」

「律學辭典完成後，有一天，當家師慧修法師告訴我，說他已帶慧明法師向師父請假，要去日本讀書。我聽到就哭了。我想，才有空照顧他，他就要出外求學。」慧觀法師說，後來，慧明法師在日本以優異的成績畢業，中途還返台創立推動僧醫會，盡心盡力奉獻給僧伽。

慧觀法師一路陪著慧明法師，知道師父不許，早些年在僧醫會的成員名單中連名字都不敢掛。他對慧明法師說：「事情我幫忙做，頭銜職稱就不必了！」直到第二屆才加入董事的行列。

「我一直希望慧明法師朝讀書、教書、編書的方向走，他有這方面的天分！」慧觀法師表示，因緣際會，慧明法師卻為僧醫會疲於奔命，毫無保留地付出，他看在眼裡，十分不捨！

事實上，當年老和尚在交代慧觀法師教慧明法師戒律時，也對慧明法師說：「你要跟他學，我再怎麼嚴厲責備他，他都忠心耿耿。……你們要持戒念佛。……」

迄今，慧觀法師都「忠心耿耿」地遵從師父的耳提面命，始終如一地護持、照顧這位善根深厚的師弟。

隨緣，不起貪瞋癡

有如風中蠟燭的身體，加上僧醫會諸多事務，讓慧明法師興起去大陸繼續攻讀佛教醫學的念頭！

慧觀法師說：「我非常贊成，因為鑑真大和尚就是一位出家的醫師，後來不惜身命，東渡日本傳授律學。」以戒律與醫學，奉獻僧伽，他也盡可能護持這位毅力驚人的師弟。

去年，慧觀法師因病住院，慧明法師得知消息，兼程趕回台灣。慧觀法師發現：「他長大了，我老了，變成他照顧我了。」

在西蓮淨苑擔任編輯、書記、僧教組長的慧觀法師，以撰文、編書成就佛事。看他校稿，真是仔細，可見他的行事風格。

慧觀法師從每日的固定行程中，抽出餘暇讀書、教書、編書，那是他一直期許慧明法師的志業，現下自己認真作，期待慧明法師也有因緣作，深信他會作得更好。

「願以法為親，朝師父教誨的『隨緣不起貪瞋癡』努力。」慧觀法師說，他感動慧明法師奉獻僧伽，又慈悲護生；自己也願略盡棉薄之力。並祈願縑素大德，共襄盛舉。當然，更虔誠祈願：諸佛護念，菩薩加持！